

匈牙利國防發展及其與北約的軍事關係

吳東林

國立臺南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匈牙利是中歐古老的內陸國家，西元 10 世紀在喀爾巴阡盆地建國後，由於地緣戰略位置缺乏天然屏障，長期受到鄰近強國的威脅和統治，即使 20 世紀初獨立後亦無法避免此一厄運。但是，1989 年隨著國際環境變遷和共產主義式微的巨大轉變，匈牙利遂配合非共化的腳步，成功轉型為民主國家。匈牙利民主化以後，地緣戰略環境丕變，大幅減輕來自周邊國家的直接威脅。匈牙利轉而評估日後可能遭受間接性的安全威脅時，毅然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安全機制，以期藉由軍事合作和實際行動來防衛國家安全。在雙方的互動與合作過程中，匈牙利受益於聯盟安全機制，亦有路線分歧之時。但是，綜合考量全般情勢，顯而易見雙方合則兩利、分則兩害。

關鍵詞：地緣戰略、內陸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關係、國防發展

壹、前言

匈牙利是歐洲最古老的國家之一，位於中歐大陸的中部（GlobalSecurity, 2016a）。匈牙利建國之前，許多民族定居境內；直至西元 9 世紀末，馬札爾人（Magyars）遷徙至蒂薩河（Tisza）及多瑙河（Danube）周邊一帶，征服了當地小民族並占領喀爾巴阡盆地（Carpathian Basin）（GlobalSecurity, 2012a）。西元 907 年，馬札爾人在普雷斯堡戰役（Battle of Pressburg）中奠定了立足於佔領地的基礎，並經長達近 1 個世紀在歐陸的軍事遠征，西元 1000 年史蒂芬一世（Stephen I of Hungary, 1000-38）建立了信奉基督教的匈牙利王國（Kingdom of Hungary, 1000-1301），甚至躍升為中世紀的歐洲強國（外交部，2025；GlobalSecurity, 2012a）。

中世紀的匈牙利雖然國勢尚稱強盛，但是自此之後的 500 餘年期間面對任何一場戰役皆屢戰屢敗（GlobalSecurity, 2016b）。匈牙利在 1241 至 1242 年期間曾遭遇蒙古入侵，造成極大損失；15 世紀起，匈牙利開始受到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 1299-1922）的威脅，1526 年在摩哈赤戰役（Battle of Mohács）中被擊敗後，被鄂圖曼帝國統治長達 150 餘年（外交部，2025）。

在 1687 年，奧地利哈布斯堡（Austrian Habsburgs, 1556-1740）逐退鄂圖曼帝國勢力，完全佔領匈牙利。19 世紀中葉，匈牙利雖然抵抗哈布斯堡王朝，但是最終失敗；1867 年奧匈帝國（Austro-Hungary, 1867-1918）正式成立，奧地利皇帝兼任匈牙利國王，20 世紀初期奧匈帝國甚至成為國際間的主要強國（Wikipedia, 2025）。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奧匈帝國瓦解，匈牙利宣布獨立；但是，1920 年在列強的施壓之下，匈牙利根據『特里亞農條約』（*Treaty of Trianon*）被迫割讓 3 分之 2 領土給斯洛伐克、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及烏克蘭等國，在當地留下大量匈牙利人（GlobalSecurity, 2016a）。

匈牙利係中歐的內陸國家，首都布達佩斯（Budapest）。全國總人口據 2025 年的估計約 9,855,745 人，排名世界第 89 名；領土總面積約 103,000 平方公里，排名世界第 102 名；宗教信仰方面，據 2022 年估計，人民 30.1% 信奉天主教；官方語言為匈牙利語（Hungarian），其它還有英語 25.3%、德

語 12.6%、俄語 2.1%、法語 1.5%、羅馬尼亞語 1.4%、其他 5.1%等(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25a; GlobalFirePower, 2025a, 2025b)。

在地理形勢方面，匈牙利東鄰烏克蘭及羅馬尼亞，南接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西鄰奧地利，北接斯洛伐克。邊境外自西北至北部、東北、東部被阿爾卑斯山（Alps）和喀爾巴阡山脈（Carpathian Mountains）三面環繞；國內全境位於上述山脈所形成的喀爾巴阡盆地中，地勢呈現北高南低走向（Pinterest, 2025），外部勢力如果自西、北、東方向越過邊境入侵，除南北流向的蒂薩河及多瑙河構成大部隊東西向運動的地障外，境內幾乎無險可守，戰略防禦形勢十分脆弱（圖一）。



來源：Encyclopædia Britannica（2025）。

圖一 匈牙利地理位置

1918 年匈牙利獨立後，由於左派、復辟派、右派的更迭統治，經歷了一段政治動蕩時期，導致喪失大量國土與人民。獨立初期，社會民主黨籍的總理卡羅伊·米哈伊（Mihály Károlyi, 1918-19）屈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以

美國主導的和平主義，主動削減武裝部隊，導致獨立後脆弱時期幾乎沒有國防（Kitchen, 2014: 190）。1919 年 3 月，以庫恩·貝拉（Béla Kun）為首的匈牙利國共產黨（Party of Communists in Hungary, 1918-19, 1922-43）推翻了卡羅伊政府，宣佈成立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Hungarian Soviet Republic, 1919），隨後進行了紅色恐怖運動；同年 8 月，羅馬尼亞入侵並驅逐庫恩。11 月，霍爾蒂·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上將率領的右翼勢力進入首都，開啟了 25 年的攝政時期（GlobalSecurity, 2012a）。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 1939 年爆發，戰爭初期匈牙利右派政府支持納粹德國（Nazi Germany, 1933-45），並於翌年正式加入軸心國（Axis power）對抗同盟國（Allies of World War II）。1943 年，匈牙利因軍事失利，一度密謀與同盟國達成和平協定，但是最終於 1944 年遭納粹德國推翻，德軍隨即佔領匈牙利且扶持親德傀儡政府。1944 年 12 月，蘇聯（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1922-91）軍隊圍困首都布達佩斯，1945 年 2 月匈牙利投降，從此被納入蘇聯勢力範圍；戰爭也給匈牙利造成了經濟的毀滅性打擊以及人員的重大傷亡（Ready, 1995: 130）。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匈牙利成為蘇聯的衛星國；1949 年 8 月成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Hungarian People's Republic, 1949-89），隨後成為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及經濟互助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成員。1989 年伴隨著蘇聯逐漸衰弱和東歐國家非共化趨勢，匈牙利正式脫離共產主義，同年 10 月 23 日更改國號為匈牙利共和國（Republic of Hungary）；2011 年通過新憲法，並於翌年 1 月 1 日正式更改國名為匈牙利（外交部，2025；GlobalSecurity, 2012a）。

中世紀時期，匈牙利原本有著光榮的軍事傳統，但是長期抵抗鄂圖曼帝國導致國防武力逐漸衰弱；此後除了 20 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外，匈牙利的武裝力量一直受制於外部勢力，分別是哈布斯堡王朝的軍隊以及蘇聯主導的華沙公約組織（GlobalSecurity, 2016b）。

在匈牙利的建軍史上，西元 9 世紀末馬札爾人遷徙至喀爾巴阡盆地以及嗣後 15 世紀起抵抗鄂圖曼帝國時期，即以輕騎兵著名；17 至 19 世紀雖

然受制於哈布斯堡王朝軍隊，但是匈牙利輕騎兵仍然聲名遠播，1848 年甚至組成一支約 20 萬人的匈牙利國防軍（*Magyar Honvédség*）；1867 奧匈帝國成立後，歷經與奧地利談判，匈牙利終於擁有自己的軍隊，並編組國防軍（Defence Force）（G. Rothenberg, 1976: 29, 77）。

1918 年匈牙利獨立後，將各種反共軍事單位聯合組成一支 80,000 人的國民軍（National Army）；1922 年，國民軍更名為匈牙利皇家軍隊（Royal Hungarian Army）。1938 年，匈牙利公布一項重整軍備計畫；1939 年實施徵兵制，兵力約 80,000 人（Mollo, 1981: 207）。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和戰後，匈牙利軍隊一直受制於納粹德國和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組織；1970 年代中期，蘇聯控制下的匈牙利人民軍（Hungarian People's Army）進行有限的現代化，1980 年代中期已經編成地面部隊和空軍。1989 年脫離共產主義後，1990 年正式更名匈牙利國防軍（Hungarian Defence Force），並於 1999 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參與軍事計畫和行動。

縱觀匈牙利因處於中歐的內陸國，地理形勢上全境為邊境外的西、北、東三面高山所環繞的盆地，面對外部勢力入侵，不利於戰略守勢作戰，歷史上亦常為強權所控制；民主化之後，軍事上轉而加入西方國家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不斷進行國防現代化，期望在全球軍事事務上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本文將從地緣戰略的角度探討匈牙利安全環境、國防任務與組織、匈牙利國防武力發展，以及匈牙利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關係，期對匈牙利國防武力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至於單一議題或單項武器的分析，可另做為未來研究發展的主軸，不在本文研究範疇。

貳、匈牙利的安全環境

自地緣戰略角度觀察，匈牙利鄰接的 7 個國家歷經 1989 年東歐民主化以及伴隨著 1991 年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加上目前除了烏克蘭和塞爾維亞外，其餘國家分別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或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的成員。因此，匈牙利雖然自然地理上戰略防禦形勢十分脆弱，但是國防安

全上已經無立即而明顯和外部勢力直接入侵的威脅。儘管如此，匈牙利政府不免需面對全球化趨勢的挑戰，思慮未來可能受到來自於自全球、區域、內部等 3 個層面的間接性和不可預測的風險與威脅，以作為國防武力因應 21 世紀作戰環境及需要國防軍參與的威脅和挑戰。

一、全球挑戰

冷戰結束後國際體系重建過程中的一個特徵是具有全球形式和範圍的傳統安全風險與新威脅同時並存，新型挑戰與威脅更加多面向、不明顯、難預測。一個典型的趨勢是外部與內部風險因素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這些風險因素將同時而非分離而且會相互增強的在全球、區域和內部層面表現出來（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04: 3）。

匈牙利面臨的全球挑戰可分為 7 個面向（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04: 4-7）；

1. 匈牙利 1989 年成功轉變成民主國家，但是 2001 年發生在美國的 911 恐怖攻擊行動，讓匈牙利警覺到恐怖活動可能瓦解得來不易的民主社會和政治制度，並破壞社會對政府的信任。

2. 冷戰結束後歐洲大陸不至於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但是危及歐洲、大西洋地區的大規模毀命性武器擴散如結合恐怖主義，也可能波及匈牙利。

3. 當前各國分享到的全球化利益與負擔並不均衡，落後地區或衍生的衰敗國家容易成為跨國組織犯罪的溫床，並可能增加向歐洲移民的挑戰和販賣武器、毒品的危機。

4. 匈牙利在 2004 年加入歐洲聯盟及『申根公約』（*Schengen Agreement, 1985*）——各國取消邊境檢查點，成為申根區（*Schengen Area*）的一員，也因此相對帶來邊境管理的責任和負擔。非法移民和犯罪、恐怖組織將利用此管道威脅政府和社會，匈牙利可能由原本只是不法組織或非法移民的中轉國轉變成為目標國。

5. 全球化相互依存所衍生的負面影響，使得一些經濟體的問題和困擾很容易產生外溢現象，導致經濟不穩定地區和國家的問題更嚴峻，相對地

也增加匈牙利經濟的脆弱性。

6. 資訊科技所帶來的電腦和網路問題，使匈牙利在追求先進國家的資訊與電信水準時，同樣會面臨諸如電腦網路和系統超載的脆弱性、資訊竊取、病毒散播、假訊息等風險。

7. 由於受到匈牙利地理特徵影響，環境和人為災害、洪水、水和空氣污染，以及源自喀爾巴阡盆地鄰近國家的末端災害都對匈牙利產生嚴重的衝擊）。

二、區域挑戰

匈牙利面臨的區域挑戰包含 4 處直接鄰近的地區、和可能受到影響的間接地區（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04: 7-9）：

1. 中歐地區：一如前述，匈牙利鄰近國家大都數已加入歐洲聯盟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尚未加入的國家也都做出積極的承諾。這些現象不僅是成員的擴大，同時也是對歐洲和大西洋共同價值觀的認同；而整合的過程和穩定區域的擴展，對地區國家和匈牙利內部情勢均相對有利。

2. 東南歐地區：此地區國家雖然亦致力於認同歐洲和大西洋價值觀，但是部份國家因潛在政治、經濟、宗教、民族、社會問題，對共同價值觀存在很大差異，整合緩慢的結果導致恐怖主義和犯罪組織仍然猖獗，間接會影響匈牙利的國家安全。

3. 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成員國之間如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以及高加索地區和中亞國家一直受到社會緊張、種族和宗教分歧、邊境問題、領土主張、環境問題與僵持的衝突（frozen conflict）等因素影響，使得衍生的恐怖主義、犯罪組織甚至非法移民等，都將導致同時是中轉國和目標國的匈牙利受到衝擊。

4. 地中海、近東和中東地區；這些地區許多國家的特徵是貧窮、人口快速成長、無能力配合全球化進程，影響所及加上連結非法移民和恐怖主義蔓延等現象，藉著全球化傳播使得匈牙利也必須付出國家安全上更大的代價。

三、內部挑戰

對匈牙利而言，前述關於全球、區域的各項挑戰多屬間接性的安全威脅，只要妥善的邊境管控措施，較容易達成損害管制或預先防治的目標。但是，匈牙利面對下列 5 項內部安全威脅，卻是直接性且長時間的挑戰（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04: 9-10）。

1. 組織犯罪；匈牙利安全情勢大部份受到社會變遷過程中所伴隨的經濟轉型以及協調與監管流程的負面影響，自政治體制更迭後，組織犯罪勢力不斷壯大，且利用社會、經濟變遷的不穩定性，勾結外部犯罪集團從事毒品、武器、戰略物資、運輸工具和人口販賣等，構成內部安全重大的挑戰。

2. 非法經濟和腐敗；對市場經濟和法治最大的挑戰，除了組織犯罪和非法經濟之外就是腐敗。在所有的社會中，腐敗構成經濟變遷過程中獨特的威脅，而且以上 3 種現象往往相互增強威脅力量，匈牙利也無法免除此現象。

3. 毒品散播；在非法販毒問題中，匈牙利原本是生產國與西方需求國之間的中轉國，但是隨著國內需求的增大，已經加入需求國的行列。非法販毒逐漸造成犯罪——包含犯罪組織的擴散，吸毒甚至已經影響至學生和年輕人。

4. 政治和宗教極端主義；匈牙利的極端政治和宗教團體經常利用社會緊張以及內部法律制度賦予的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不斷干擾其他人的基本權利和擾亂憲政制度，謀求本身的政治利益，已經造成嚴重的安全威脅。

5. 人口挑戰；從人口狀況來看，匈牙利處於不利的情勢之中。平均年齡增加和人口逐漸減少構成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由於年齡層比例的改變——生產者少於消耗者，對國家整體財政收入產生負面的影響。另一方面，老年人退休俸和健康照顧所需支出的增加，也將加大國家預算的負擔。

以上關於匈牙利在全球、區域和內部 3 個層面的安全挑戰評估，均係依據冷戰結束以來所處的地緣戰略環境所做的評估，同時公布於 2004 年〈匈牙利共和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 2004，簡稱〈國家安全戰略〉）。面對各層面直接或間接的安全挑

戰，2021 年公布的〈匈牙利國家軍事戰略〉(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Hungary, 簡稱〈國家軍事戰略〉)也相對應提出了國防軍對 21 世紀的作戰環境評估以及參與的威脅和挑戰。

全球化相互依存現象日益擴大的 21 世紀，匈牙利不認為任何國家是敵人；但是，也因為全球化造成的負面影響所衍生的動盪和不可預測的安全環境中，危機可能會直接在匈牙利邊境、中途地帶或較遠的戰略距離上，以不可預測的方式迅速發展，進而形成安全威脅。一如 2015 年的非法移民所帶來的危機，在當前全球化的現代世界中，即使是遠方的危機也會迅速蔓延到匈牙利所處的中歐地區和國土，破壞公民和國土的安全（Government of Hungary, 2021）。

一個國家的國防係建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複雜且交相影響的安全要素之上，國家和非國家威脅與挑戰可能以多種組合形式全方位發生在上述安全要素中，因此匈牙利認為不能將國防與其它安全面向分開處理。其次，21 世紀衝突的場域、形式和手段正在擴大，其特徵不斷變化，並愈來愈延伸到非軍事的安全層面。在大多數情況下，解決各層面的複雜問題需要跨政府合作，其中許多合作需要國防軍發揮領導作用或支援合作。總之，國防軍可能被部署以應對國家或非國家行為者構成的威脅，而且在解決複合式的安全威脅上，國防軍可以根據其核心任務做出積極貢獻（Government of Hungary, 2021）。

參、匈牙利國防任務與組織

匈牙利歷史上雖然屢遭強鄰入侵威脅，但是 20 世紀末冷戰結束以後已經迅速融入西方民主國家陣營，全球、區域和內部挑戰並非軍事入侵的威脅，其它傳統形式威脅的風險也較小，安全情勢相對穩定。但是相對地，當前匈牙利面對的主要是全球化過程中來自境外所衍生的間接性安全威脅，因此對匈牙利而言，國家安全的基本保障是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聯盟架構下，廣泛與成員國軍事合作（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04: 1），消弭安全威脅來源，徹底杜絕外患蔓延至國內。

一、國防任務與角色

一如前述，匈牙利轉變為民主體制後，已經成為歐洲及大西洋整合過程中的一員，而且所有成員國均基於共同價值觀、民主和法治，以及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相互協助，以維持整體的穩定。此外，成員國面對新的挑戰和威脅時，也企求政府間積極的協調，經由廣泛的合作化解危機。

1998 年，匈牙利國民議會第 94 號決議中，關於「匈牙利共和國的安全和國防政策基本原則」即規範了長期的國家安全防衛政策基礎，決議案第 17 條明示「匈牙利共和國政府負責制定國家安全戰略和國家軍事戰略，以及依需要對其進行審查，並執行其賦予的任務」(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04: 1)。匈牙利政府各部門也必須依據〈國家安全戰略〉核准後，及〈國家軍事戰略〉闡述的具體任務，履行各自的職責。

2002 年，匈牙利政府所批准的〈國家安全戰略〉，除了基於情勢變遷審慎評估安全環境、界定國家利益，以及確認目標、任務和手段之外，已經特別關注匈牙利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和加入歐洲聯盟有關的整體任務；尤其是依據「匈牙利安全和防衛政策基本原則」所公布的最近一份 2004 年〈國家安全戰略〉，符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1999 年戰略概念〉(NATO's 1999 Strategic Concept)、及 2003 年歐洲聯盟採取〈歐洲安全戰略〉(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04: 1)。

這一份〈國家安全戰略〉的主要目的，係考量國家核心價值和利益、分析安全環境、界定風險因素和挑戰之後，且基於匈牙利 21 世紀初期在國際政治和安全體系下所主張的國家安全利益，審慎界定國防任務和執行手段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04: 1)。在〈國家安全戰略〉主要方針指導下，2021 年公布的〈國家軍事戰略〉也指出當承平和危機時期的界線愈來愈模糊以及面對源自於國家行為體的威脅時，嚇阻和防衛是最佳的手段 (Government of Hungary, 2021)，亦即匈牙利的國防任務首重戰略嚇阻和防衛。

在戰略嚇阻和防衛的國防任務方面，匈牙利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聯盟成員國是一項重要因素；相對地，身為成員國的匈牙利本身國防

能力和發展也是上述兩個組織的重要支撐，以強化歐洲大陸的穩定與安全。為了有效執行戰略嚇阻和防衛任務，2021 年〈國家軍事戰略〉律定國防軍必須具備 4 項能力（Government of Hungary, 2021）：

1. 履行 1949 年『北大西洋公約』（North Atlantic Treaty, 1949）第 3 條關於個別和集體防衛能力發展的義務。
2. 確保參與國家貫徹前項條約第 5 條所規定的集體防禦任務。
3. 承擔『歐洲聯盟條約』（Treaty on European Union）、及『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57）的互助條款（第 42.7 條）和團結條款（第 222 條）所產生的任務。
4. 致力於國防體系範疇的危機應對行動和夥伴關係義務，且為了防衛國家相關的任務，地主國必須確保、持續支援前來的盟軍部隊。

鑒於上述的國防任務，加上安全環境快速的變遷，以及因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聯盟高度戰備反應部隊需求的比例增加，匈牙利政府和武裝部隊之間的互動關係就至關重要。在軍文關係方面，依據『匈牙利 2011 年憲法』條文，匈牙利是一個獨立、民主的法治國家，政府型式為共和國（Constitute, 2016: Art. A）；政治制度是議會民主制，國民議會是一院制的最高立法機關，議員任期 4 年（外交部，2025）。

匈牙利總統係國家元首，由國民議會選舉產生，任期 5 年，亦為國防軍總司令（Constitute, 2016: Art. 10）。當總統暫時無法履行職責，或總統任期終止，國民議會議長應行使總統職權，直至其不再受到阻礙為止或新總統就職為止。但是，國民議會議長在代理總統期間，不得行使其議員的權利，其議長職務由副議長履行（Constitute, 2016: Art. 14）；這一項至關重要，以防行政與立法權集於一身，違反民主制衡制度。

匈牙利憲法明定政府的成員為總理和各部部長，總理由總統提名贏得國民議會選舉最多數政黨黨魁，並贏得國民議會半數以上議員同意（Constitute, 2016: Art. 16）。憲法第 48 條特別規定，國民議會在國家宣戰或受到外力武裝攻擊等緊急危險時，應宣布國家危機狀態，並成立國防委員會（National Defence Council）。如果國民議會未做出上述決定，總統有權宣布戰爭狀態、國家危機狀態並成立國防委員會，或宣布緊急狀態

（Constitute, 2016: Art. 48）。

匈牙利依需要成立國防委員會時，總統擔任主席，成員包含國民議會議長、議會各團體領袖、總理、各部部長以及具有顧問資格的國防軍參謀總長（General Staff Hungarian Defence Forces）（Constitute, 2016: Art. 49）。其中，國防部長（Minister of Defence）負責執行國防任務，以及指揮和領導國防軍，同時亦是軍事國家安全局（Military National Security Services）的負責人。國防部長監督匈牙利國家防務、國防政策和國防經濟目標的規劃；另一方面負責國防軍的指導、軍事領導和國防規劃，並經由國防軍參謀總長指揮國防軍的各級組織（GlobalSecurity, 2012b）。

綜合言之，匈牙利國防指揮體系符合民主國家「文人統制」的架構，總統、總理和國防部長由文人出任。總統係國防軍總司令及國防委員會主席，國防部長亦是國防委員會成員，指揮國防軍並對總理負責，且接受國民議會監督。國防軍參謀總長秉承國防部長之命，實際指揮國防軍，並對國防部長負責，因此國防指揮體系屬於軍政、軍令一元化體制。

二、內部挑戰

匈牙利基於位處中歐內陸國的地緣戰略特性，以及當前並無立即而明顯的外力入侵直接威脅，國防任務以戰略嚇阻和防衛為主軸，並結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歐洲聯盟防範間接性威脅於境外，確保國家安全。在上述前提下，加上明確的國防指揮體系，匈牙利的國防組織與兵力結構、兵役制度亦有所因應。

（一）匈牙利國防組織

匈牙利憲法第 45 條闡述，匈牙利的武裝力量為匈牙利國防軍；匈牙利國防軍的核心職責是軍事防衛國家獨立、領土完整和匈牙利邊界，並履行國際條約規定的集體防衛與維持和平任務，以及依照國際法的規定執行人道主義行動（Constitute, 2016: Art. 45）。易言之，國防軍的基本宗旨除了防

衛匈牙利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外，尚必須以高水準的戰力履行國際義務和執行盟軍的作戰任務（GlobalSecurity, 2018a）。

2021 年〈國家軍事戰略〉進一步具體說明，匈牙利國防軍將依據國家賦予的任務，經由國防能力的全面發展，建立一支嶄新的國防武力。這一支符合時代發展趨勢的國防軍，亦將是一支已準備好可以單獨和在盟軍架構內執行其任務的國防軍。同時，這支武力將結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危機反應體系，全面發展國家能力和韌性，以維護人民的安全感；此外，這支武力也可以在參與危機處理行動期間，維持最高水準的各項戰備整備（Government of Hungary, 2021）。

在國防組織編組上，匈牙利國防軍由參謀總長直接指揮，並承國防部長之命指揮國防軍的參謀總部和所屬的軍事組織。國防軍主要編成地面指揮部、空軍指揮部之外，另下轄網路作戰指揮部、部隊現代化與轉型指揮部、領土防衛部隊指揮部、聯合特種作戰指揮部、後勤支援指揮部、其它組織等單位（Ministry of Defence: 2025）。由於匈牙利屬於中歐的內陸國家，因此除了少數的海上裝備外，並無正式的海上部隊編制。

在兵役制度方面，匈牙利憲法「自由與責任」篇中第 31 條第 1 款明示：「匈牙利所有人民均有義務保衛國家。」同一條第 2 款亦規定：「匈牙利應基於國防目的維持志願預備役制度。」但是，同一條第 3 款又敘述：「國家危機狀態期間，或基於國民議會決定處於預防性防衛狀態，所有居住在匈牙利的成年男性公民應執行軍事勤務（Constitute, 2016: Art. 31）。」

因此，匈牙利兵役制度是志願兵役制，戰時或國家處於危機狀態期間，依需要徵兵。事實上，2004 年匈牙利國民議會已經廢除徵兵制，即使面對 2022 年初爆發的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當時的匈牙利總統諾瓦克·卡塔琳（Novák Katalin, 2022-24）也於 2023 年聲明「無機會重啟徵兵制度」（Daily News Hungary, 2023）。

（二）匈牙利兵力結構

前文提及，1980 年代中期匈牙利國防武力已經編成地面部隊和空軍；

1989 年脫離共產主義後，1990 年正式更名為匈牙利國防軍。2021 年〈國家軍事戰略〉明定國防軍必須具備 4 能力：1. 採取行動反制傳統和複合式威脅。2. 加強軍事能力以提高國家韌性。3. 保護和防衛對國防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和裝備。4. 支援人民和執法機構行動，並與他們合作（Government of Hungary, 2021）。匈牙利認為國防軍建構以上 4 項能力可以降低潛在攻擊的風險，進而有助於提高嚇阻能力。

在兵力結構方面，匈牙利國防軍據 2025 年估計，總兵力約 76,600 人，佔總人口的 0.8%（GlobalFirePower, 2025a）。現役部隊約 41,600 人，排名世界 145 個國家的第 73 名，佔總人口的 0.4%；預備役部隊約 20,200 人，排名世界 145 個國家的第 66 名，佔總人口的 0.2%；準軍事部隊約 15,000 人，排名世界 145 個國家的第 34 名，佔總人口的 0.2%（GlobalFirePower, 2025a）（圖二）。

綜合上述關於匈牙利國防軍的國防任務、國防組織與兵力結構分析，匈牙利自 1989 年民主化以來，國防軍體制經變革後，已確立「文人統制」的核心理念，且軍政、軍令一元化，國防指揮體系明確有序。其次，匈牙利係中歐內陸國家，國防組織編組自然不需發展正式的海上武力。另一方面，冷戰結束後，匈牙利所處地緣戰略位置並無外力入侵的直接威脅，亦無立即而明顯的敵對國家，國防任務遂以結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聯盟任務為主，因此維持較高比例且佔總人口 0.8% 的兵力，希望阻絕間接性威脅於境外，符合匈牙利當前安全環境所需。

1. 地面部隊

匈牙利地面部隊是國防軍的主要組成部份，全般任務是武裝防衛領土、支援盟軍部署、包括和平支援行動的危機反應和人道任務（GlobalSecurity, 2019）。此外，匈牙利因參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行動，因此地面部隊任務又區分為和平與戰時任務。

和平時期任務：1. 完成和維持訓練與整備，展現對抗任何外部威脅可恃的嚇阻能力。2. 維持向聯盟承諾的戰鬥能力與整備的水準。3. 備妥武力

以因應『北大西洋公約』第 4 條關於危機反應行動以及國際協議下和平支援任務；在匈牙利領土內、外執行非戰爭的軍事行動、戰鬥支援與戰鬥勤務等支援任務（GlobalSecurity, 2019）。

戰爭時期軍事行動的任務包括：1. 防衛作戰。2. 提供戰爭當地國軍事支援。3. 與盟軍合作或成為盟軍一員執行有效的戰鬥行動。4. 參與『北大西洋公約』第 5 條規定的任務（GlobalSecurity, 2019）。由上述地面部隊任務顯示，不論平、戰時均著重點於遂行境外和結合盟軍作戰行動，這也是基於當前匈牙利的安全環境使然。

地面部隊是匈牙利國防軍最大武力，兵力約 32,000 人，占現役部隊約 76.9%（GlobalFirePower, 2025a）。主要轄 8 個單位：戰鬥單位包括第 2 特種作戰旅、第 5 步兵旅、第 25 步兵旅、第 24 偵察團等 4 個單位。戰鬥支援單位包括第 1 砲兵與軍艦團、第 43 通信與指揮團、第 93 化學防護營、第 37 工程團等 4 個單位（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20a, 2020b, 2020c, 2020d, 2020e, 2020f, 2020g, 2020h）。

在武器裝備方面，地面部隊主要武器裝備大部份來自於前蘇聯時期、俄羅斯和德國的裝備。研判主要武器裝備包含各式坦克 146 輛，庫存 209 輛；各式戰鬥車輛 5,458 輛，庫存 7,797 輛；各式自走砲 17 門，庫存 24 門；各式牽引砲 207 門，庫存 295 門（GlobalFirePower, 2025c）。¹ 由上述地面部隊武器裝備分析，明顯看出屬於中小型戰力部隊，但是兵力與裝備比例差異極小，戰力堅實；且因內部無明顯武裝衝突引起的安全威脅，因此足以提供適當武力支援盟軍執行任務。

2. 空軍

國防軍的另一支主要部隊為匈牙利空軍，1999 年匈牙利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後，開始逐步重組武裝部隊，以期與盟軍更加相容；2007 年完成

¹ 另依據 2021 年 GlobalSecurity（2021）的推估，匈牙利地面部隊 2025 年主要武器裝備另有：120mm Leopard 2A 重型坦克約 56 輛；155mm PzH2000 自走砲約 24 門。

組織的轉型（GlobalSecurity, 2018b），其中空軍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空軍主要任務是管制和防衛國家領空與作戰地區的完整，及時偵察空襲和為交戰部隊提供支援以及空中掩護（GlobalSecurity, 2018b）。

空軍兵力約 5,700 人（GlobalFirePower, 2025a），占現役部隊約 13.8%。主要轄 5 個單位：戰鬥機和運輸機編成的第 59 空軍基地、第 86 直升機基地、第 12 防空導彈團、第 54 雷達團以及重型空運聯隊編成的 Pápa 空軍基地（GlobalSecurity, 2018b）。²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大多數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意識到無法單獨解決戰略空運任務，因此自 2001 年 7 月 1 日起選定匈牙利的 Pápa 空軍基地作為執行〈戰略空運能力計畫〉（Strategic Airlift Capability, SAC）的基地，也成為匈牙利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備用機場（NATO Support and Procurement Agency, 2025）。

Pápa 空軍基地的〈戰略空運能力計畫〉計有 12 個國家加入該計畫，³並編成一支由 3 架 C-17 Globemaster III 運輸機組成的機隊。地主國匈牙利與其它〈戰略空運能力計畫〉國家共同為開發 Pápa 空軍基地進行了大量投資。匈牙利規劃繼續將該基地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聯合使用的、多樣式聯運的樞紐機場，以滿足匈牙利、〈戰略空運能力計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聯盟的需求（GlobalSecurity, 2018b, NATO Support and Procurement Agency, 2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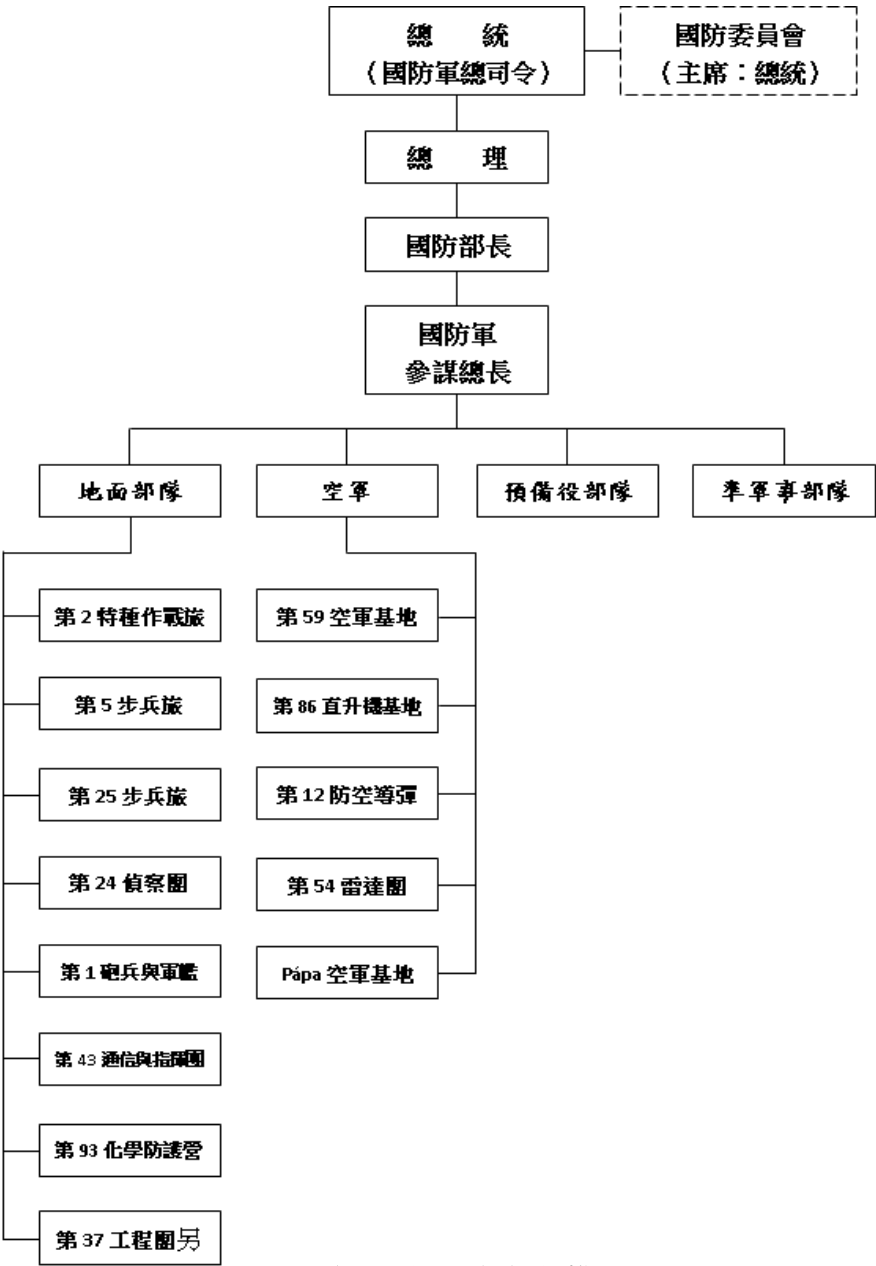
空軍的主要武器裝備方面，研判包含戰鬥機 8 架，庫存 12 架；運輸機 2 架，庫存 3 架；訓練機 8 架，庫存 12 架；直升機 29 架，庫存 44 架；攻擊直升機 5 架，庫存 8 架（GlobalFirePower, 2025d）。⁴依據上述分析，屬於內陸國的匈牙利由於無立即、明顯的外來威脅，空軍編組相對較小。另一方面，匈牙利如需結合盟軍執行境外任務，上述〈戰略空運能力計畫〉即足以

² 空軍單位詳見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2020h）、Lowpass Aviation（2021）。

³ 〈戰略空運能力計畫〉包含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 10 個國家保加利亞、美國、愛沙尼亞、匈牙利、立陶宛、荷蘭、挪威、波蘭、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以及上述組織的和平夥伴計畫（Partnership for Peace, PfP）2 個國家瑞典、芬蘭。

⁴ 另依據 GlobalSecurity（2022）的推估，匈牙利空軍 2025 年主要武器裝備另有：L-39NG 訓練機 3 架；H225M 中型運輸直升機 16 架；H145 輕型直升機 20 架。

滿足匈牙利所需，因此不需要編組規模較大的空軍武力。



圖二 匈牙利國防組織架構圖

肆、匈牙利國防武力發展

匈牙利的國防武力發展與眾不同是自 1989 年轉變為民主體制以後，將其戰備整備主軸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相結合，而且在〈國家軍事戰略〉中指出當承平及危機時期的界線愈來愈模糊時，為了達到嚇阻和防衛的目的，一支嶄新的國防軍必須能獨立執行任務以及在聯盟架構下遂行任務；國家可恃力量的發展也唯有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危機反應體系下，人民安全感才得以維持，也才足以維持危機時期最高水準的戰備準備（Government of Hungary, 2021）。

匈牙利全面檢視國家面臨的全球、區域和內部挑戰之後，歸納出 2 項源自外部的間接性安全威脅。首先是類似「現代出埃及記」(modern exodus) 的大量非法移民壓力——主要來自西巴爾幹路線 (Western Balkans route)，這些因弱小衰敗國家、種族和宗教衝突、極端意識形態、氣候變遷、難以管制的武器擴散、外部行為者單方面介入等因素所產生的風險，使得國防軍在支持執法機構以及配合國際聯盟採取建立臨時邊境隔離區、維護和守衛行動時增加更大的負擔與責任 (Ruszin-Szendi, 2023; József, 2018: 53)。

另一項挑戰是所謂的「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它是一個複雜的戰略(系統)模式，不亞於國家或聯盟為了達到目標所運用的武器裝備系統；它係運用有限的軍事行動且轉變非軍事資源和方式，有效的達到所要的決定性地緣政治目標。匈牙利認為「混合戰爭」的元素和風險持續存在日常生活中，因此國家必須做好因應準備，重點在強化社會以及國防軍的必要發展 (József, 2018: 53-54)。

匈牙利成為民主國家以來，雖然對內、外安全環境重新評估且亟思因應之道，但是脫離共產主義體制後的情形是繼承了一支以大規模徵兵為基礎，並配備前蘇聯技術的蘇聯式軍隊 (Kovács, 2022)；而且一直沒有一個全面的、大規模的部隊發展計畫，僅進行了部份採購和續約。尤其，1993 年才公布第 1 個安全政策和防衛原則，2002 年制定第 1 個〈國家安全戰略〉，凸顯了國防領域在專業和戰略指導方面的不足，因此 2002 年甚至被評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最令人失望的新成員 (Nagy, 2022)。

匈牙利於 1999 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後，原本寄望在整合融入西方政治和安全結構上邁進重要的一步，也決定啟動一項 10 年發展計畫，不料往後的 10 期間，國防軍和國防部門依然在結構、技術與道德意義上與先前的華沙公約組織惡劣遺緒進行鬥爭；同時，國防能力的提升由於缺乏政治意願，加上 2008 至 2009 年全球經濟危機之後財政和預算資源不足，國防現代化不僅沒有得到重視且根本不可能進行，也無法兌現對聯盟的承諾（Nagy, 2022）。

2010 年，奧班·維克多（Orbán Viktor Mihály, 1998-2002, 2010-）總理重新執政後，國防事務上面對的是已遭先前左翼政府執政時系統性摧毀軍事傳統且近乎崩壞的軍隊；因此國防軍規劃以數年時間在穩定的經濟基礎上重新評估，以進行適切的現代化。此後，匈牙利決定於 2016 年規劃一項以 17 世紀軍事領袖命名的 Zrínyi 軍事發展計畫，這項計畫最終的目標是 2026 年武裝部隊發展金額達到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 2%，以符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有成員國的目標（Kovács, 2022）。

除了希望軍事預算達到國內生產毛額的 2% 外，另一項重要的目標是預算支出的合理分配：包含部隊運作 40%、人員薪資 30%、國防發展 30%（József, 2018: 56）。其次，匈牙利強調 Zrínyi 計畫的目標和範圍旨在有系統地取代舊蘇聯型態的裝備，以符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所需的高科技裝備，來源主要係經由歐洲採購、及結合國內國防工業發展獲得（Kovács, 2022）。

匈牙利軍事發展計畫除著重國防軍的戰備整備與知識、能力與精神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外，特別重視公民的愛國意識與承諾，在上述匈牙利安全的 3 項支柱中，後者是前蘇聯解體和軍隊整編以來的最高目標（József, 2018: 55）。換言之，匈牙利軍事發展同時強調重建與公民社會的關係和信任，以蓄積因應危機的韌性和準備程度；整體計畫認為防衛國土的最重要組成部份是具有安全意識的社會，唯有如此才能因應任務的需要做好相應的準備（Ruszin-Szendi, 2023）。

Zrínyi 計畫是 21 世紀匈牙利國防軍最重要的軍事發展計畫，自 2017 年正式啟動後涵蓋至 2026 年，這是第 1 階段的 10 年計畫。第 2 階段自 2026 至 2032 年以結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現行的防衛規劃週期，此階段也將前瞻

至 2036 年，列為第 2 個國家規畫週期；這兩個階段又進一步區分 5 個步驟；第 1 階段包含 2016 至 2018 年規劃與準備、2018 至 2023 年初步執行——成立中型旅級部隊、2023 至 2026 年第 2 步執行。第 2 階段包含 2026 至 2028 年第 3 步執行——成立重型旅級部隊、2028 至 2032 年以後遠程發展（Varga, 2023: 126）。

匈牙利國防軍的主要戰力是地面部隊和空軍，2021 年公布的〈國家軍事戰略〉也結合 Zrínyi 軍事發展計畫明定上述兩支部隊的發展主軸。在地面部隊方面，根據獲得資源的可用情況逐步發展戰鬥、戰鬥支援和戰鬥勤務支援能力。基於此項規劃，國防軍將建立 3 個旅級結構的地面部隊，包含 1 個重型、1 個中型和 1 個特種輕型旅級部隊。至於戰鬥支援能力，主要在通信和通信系統、工程、化學、生物、放射性和核子防護與偵察等方面，尤其著重質的改善（Government of Hungary, 2021）。

其次，空軍方面，務求整合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空中指揮和管制系統，承擔空中警戒和防空任務，以維護匈牙利和聯盟領空的主權；空軍也必須支援地面部隊作戰。空軍所建立的 3 個基地以及防空和空域管制能力，是確保空軍任務成功執行的重點（Government of Hungary, 2021）。

歸納上述兩支主力部隊的武器裝備獲得重點，主要置於採購直升機、坦克、火炮、步兵戰鬥車輛和防空系統。匈牙利政府對軍事現代化的投資，實際反應了對加強國家安全和促進地區穩定的承諾（Cazalet, 2023）。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地面部隊在積極實現軍隊現代化並改用西方裝甲車輛時，另一個挑戰是必須改善道路和橋樑等原有基礎設施，以支撐新式裝甲車輛的重量（Militarnyi, 2023）。

另一方面，21 世紀以後國防軍一項具有意義的轉變是 2004 年廢除了徵兵制，成立一支志願役部隊（Nagy, 2022）。但是，現役部隊 41,600 人，僅佔總人口的 0.4%，屬於規模較小的武力；因此國防軍依據憲法另建立一支現代化的志願預備役部隊，施予愛國主義的價值和訓練課程，以因應時代的安全挑戰和風險，並在和平時期和特殊法令的情況下支援正規部隊的任務（Government of Hungary, 2021; Hungarian Conservative, 2024）。目前預備役部隊的數量約 20,200 人，佔總人口的 0.2%，規模近現役部隊的 50%，

為民主國家少見。

前文提及匈牙利國防現代化主要由歐洲採購武器裝備以及結合國內國防工業發展，截至 2024 年，Zrínyi 計畫所採購的裝備有 85% 來自歐洲企業，而且 2024 年國防預算已提高到國內生產毛額的 2.11%，高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希望成員國達到的 2%，如果俄羅斯與烏克蘭戰爭持續不斷，國防支出還要再增加（林宜萱，2024）。

在國內國防工業發展方面，國防軍現代化計畫有 3 個特徵：1. 發展計畫係結合軍隊現代化目標和各部門的重建計畫。2. 國防工業的轉型植基於更廣泛的經濟和區域政策。3. 國防工業振興主要圍繞在以專業化為標誌的 6 個不同區域的集團；分別是小型武器生產、航空相關的國防公司、戰鬥車輛、彈藥和爆裂物、定位器生產、無線電和衛星通訊系統生產（Sándor Gallai & Dániel Gyuriss, 2024: 133, 148）。

全般而言，匈牙利在進行 Zrínyi 計畫過程中，國防預算已經符合聯盟的目標，且已經站在穩定的基礎上前進。目前，匈牙利已經實踐和陸續進行許多武裝部隊發展計畫，諸如：防空系統已經提升到一個很高的水準、因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要求編組一支重型旅級部隊且於 2028 年成立主要的陸上裝甲部隊、武器裝備測試以及人員能夠操作與聯盟相配合的高價值裝備。相對而言，匈牙利認為如果缺乏武裝部隊的發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提供的安全保證就失去實質的意義（Hungarian Defence Forces, 2024a）。

伍、匈牙利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關係

1991 年，華沙公約組織解體後出現的全新國際政治與安全環境為匈牙利——也是第 1 個後共產主義國家提供了獨立分析國家外交和安全政策選項的獨特機會，並且聲明上述政策旨在推動重新融入西方價值與政治實踐的社羣；尤其重視與鄰國改善關係，以期結束歷史上的緊張關係，避免多民族的中歐地區再發生民族衝突（Royer, 2005: 129）。

一、國際合作能力

為了配合國家外交政策發展，匈牙利 2021 年公布的〈國家軍事戰略〉中也專章列述國防軍在國際合作能力上的作為。匈牙利鑒於與歐洲—大西洋（Euro-Atlantic）架構的密切整合，要求國防軍發展必須強化與盟國和歐洲聯盟部隊合作的能力與整備，並維持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聯盟提供武力，這也是在聯盟架構內防衛匈牙利和歐洲的重要前提（Government of Hungary, 2021），亦是基於所處的地緣戰略環境使然。

其次，匈牙利〈國家軍事戰略〉特別明示國防軍與盟國合作過程中建立協作性（interoperability）的重要；在建立協作性的第 1 層，首重與其它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聯盟成員國進行單邊和多邊軍事能力的協調發展。第 2 層包括與盟國和歐洲聯盟夥伴實施實體及模擬的聯合訓練與演習。最後，藉由加入多國區域編組和戰備部隊實現最高層級的協作性，而且必須定期的參與這些行動（Government of Hungary, 2021）。

基於上述認知，匈牙利格外重視歐洲—大西洋架構的整合，且是外交政策的優先目標，亦是指導軍事戰略的主軸；另一方面，匈牙利認為區域穩定對於確保中東歐地區的和平、發展和深化其民主化至關重要。這兩項原則構成了匈牙利發展國際關係的兩條平行軌道（Royer, 2005: 128-130），並以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聯盟為外交政策的主軸；其中，匈牙利與其它中歐國家一致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是歐洲大陸穩定的關鍵（Royer, 2005: 128）。

在軍事層面，既然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匈牙利基於地緣戰略考量所規劃的重要主軸，因此 1991 年匈牙利隨即加入前項組織於冷戰結束後特別為了與前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對話而成立的北大西洋合作委員會（North Atlantic Cooperation Council, NACC），這是匈牙利融入西方第 1 個加入的安全相關機構（Royer, 2005: 132），也是第 1 批加入該機構的成員，可見其戰略主軸十分堅定、明確。

1994 年，匈牙利更積極第 1 批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和平夥伴關係計畫（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amme, PfP），並和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及

其它歐洲國家與上述組織進行一系列會談，加強雙方的合作，並為加入該組織預做準備。1999 年，匈牙利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為歐洲一大西洋共同體的一員，以及成為聯盟政治與安全體系的一部份（Royer, 2005: 133）。相對地，匈牙利在整個歐洲一大西洋區域安全議題範圍內所要擔負的責任也自然增加。

與此同時，匈牙利藉著在組織內進行軍事整合，推動一系列軍事改革，以期建立一支足以因應新挑戰的先進、有效、可持續的軍事武力，防衛國家和執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任務。在這方面，匈牙利加入上述組織後，對先前和平夥伴關係計畫的參與提升到另一層面，且積極參與一系列的演習和計畫；自此，匈牙利自詡在組織內已不再是一個消極的使用者，而是積極的貢獻者（Royer, 2005: 134）。

匈牙利參與和平夥伴關係計畫後累積實際經驗和技術，除了滿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期待外，也逐步實現該組織在軍事層面上最低的協作性和相容性水準。同時藉由符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安全、防空、基礎設施、貢獻武力、及人力等範疇所要求最低軍事要求（Minimum Military Requirements, MMR），以示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承諾（Royer, 2005: 135-36）。

二、美國的角色與協助

眾所周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 1949 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對抗共產主義勢力而成立的軍事防衛合作組織，因此 1991 年冷戰結束後和該組織東擴的過程中，美國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其中即包含美國在匈牙利加入和平夥伴關係計畫後以及軍事轉型過程給予的協助計畫。1995 年，美國俄亥俄州透過國家夥伴關係計畫（State Partnership Program, SPP）由州的國民兵部隊（National Guard）與匈牙利軍事組織建立聯繫關係，雙方就動員、兵源補充、人事管理、正式和非正式士官顧問團、語言學校、維持和平能力發展等進行了廣泛討論，上述核心概念與議題為雙方成功的未來關係和國家夥伴關係計畫建構了具體的架構（Royer, 2005: 139-41）。

1996 年，美國俄亥俄州對匈牙利的培訓計畫在既有的基礎上進行及時

且更專業化的訓練，首先是雙方軍事單位的防空演練，匈牙利防空指揮部開始進行各種熟悉訓練，目的在建立標準化和促進協作性，此項合作十分成功。其次是雙方舉行了國民兵演習，以及為匈牙利空軍未來執行維持和平行動提供必要的教育訓練（Royer, 2005: 142）。

匈牙利作為一個軍事轉型的國家，美國國民兵部隊不僅協助匈牙利國防軍在軍事準則、戰略和結構等方面的變革過程做出關鍵決策，也為匈牙利提供預備役單位如何補充正規部隊的良好典範。尤其，當匈牙利 1999 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後，國防軍發展與整合最大的障礙是缺少周延的戰略計畫，亦因實現全面融入該組織進度落後而飽受批評，此外國防軍最明顯的缺失是指揮單位的技術和作業與盟軍缺乏協作性，而美國國民兵部隊經由國家夥伴關係計畫且持續進行的培訓與協助，正好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Royer, 2005: 143, 147）。

三、匈牙利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互動

對匈牙利而言，冷戰結束後面臨轉型甚至為國家地位而奮鬥時，美國及其所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時提供了基本生存和安全的保障。自 1999 年迄 2024 年，經歷 4 分之 1 世紀的 25 年之後，匈牙利認為面對蘇聯解體後的歐洲情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存在的必要性是不言可喻的，處於中歐內陸的匈牙利結合該組織發展強大的國防軍，有助於嚇阻地緣政治上的潛在對手或威脅，也唯有經由軍事合作才能發會最大的成效（Stepper, 2024）。

已往的 25 年期間，匈牙利武裝部隊積極進行轉型，裝備和能力大幅現代化，國防預算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已提高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要求的標準，而且很大比例用於武裝部隊發展。其次，匈牙利在國際合作中也非常活躍，過去期間曾參與最大規模的科索沃維持和平任務；也曾參與防衛波羅的海（Baltic）國家以及斯洛維尼亞和斯洛伐克的領空，匈牙利自認為是該組織可靠的成員（Hungarian Defence Forces, 2024b）。

儘管如此，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角度來看，匈牙利與該組織的關係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充滿衝突、受限和矛盾的狀態；首先，由於匈牙利高度依賴

俄羅斯的能源供應，當 2024 年 2 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一般常識判斷匈牙利應採取能源進口多樣化的政策，以減少對俄羅斯的依賴，但是匈牙利仍然與俄羅斯簽訂核能發電廠合作協定，在西方國家看來此舉只會增加和延長匈牙利對俄羅斯的依賴性及脆弱性（Ivanyi, 2024）。然而相對地，匈牙利總理奧班卻依舊聲明，匈牙利必須同時維持東方與西方的關係（Lau, 2024）。

其次，匈牙利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看法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存在很大的分歧，甚至不支持烏克蘭。總理奧班聲明：俄、烏戰爭是兩個斯拉夫民族之間的戰爭，與西方無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任務應該是孤立戰爭，而不是升高戰爭；匈牙利不希望在軍事、後勤、財務上介入戰爭（Ivanyi, 2024）。總理奧班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應捲入其領土以外且與非組織成員國的戰爭，甚至表示匈牙利正在研究如何作為該組織成員國，而不參與其領土以外的組織行動（Ngendakumana, 2024）。

總理奧班對俄、烏戰爭所持的邏輯是俄羅斯不會攻擊西方國家，因為俄羅斯尚無法處理好這場戰爭，遑論冒險轉而與整個西方為敵而攻擊比其強大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gendakumana, 2024）。匈牙利的立場讓聯盟十分擔心，因為匈牙利如對俄羅斯的觀點，以及對俄羅斯在歐洲及其周邊地區一些重大危機的處理方式表示同情，則匈牙利在聯盟內部分享包含情報在內的軍事機密事務，將成為一個大問題（Lau, 2024）。總理奧班甚至被批評為歐洲的壞小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目前也不清楚匈牙利只是一個不情願的盟友，還是一個已經準備改變立場的特洛伊木馬，聯盟認為這兩種選項都有可能（Ivanyi, 2024）。

最後必須觀察美國的立場，匈牙利自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後的作為與選擇，身為聯盟主導者的美國自然十分關切。美國認為匈牙利一開始加入上述組織並不是因為其過去的悲慘歷史，而是因為它對民主未來的承諾，以及為跨大西洋民主國家共同體的安全做出貢獻的能力（Pressman, 2024）。但是，當匈牙利加入上述組織歷經 4 分之 1 個世紀時，美國卻指控匈牙利在過去 10 餘年中對民主體制的專斷、控制行為，已導致組織內部關係緊張，成為組織中一個複雜的盟友（Jones & Leiwant, 2024）。

俄、烏戰爭以來，匈牙利與美國、盟國的路線分歧，美國不能接受匈牙利指其為這場戰爭的指導者以及干涉匈牙利內政（Pressman, 2024）。此外，美國認為匈牙利將自己定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敵對聲音，拖延同意其它國家加入該組織和組織的擴張，且一直將其政治目標置於更廣泛的聯盟安全目標之上（Jones & Leiwant, 2024），十分不利於聯盟的整體發展。

然而基於現實考量，美國也不樂見將匈牙利排除於多邊安全機構之外，如將匈牙利邊緣化，有可能削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上的戰備整備，且在關鍵時刻阻礙聯盟軍事行動，因此美國希望領導盟國與匈牙利在架構內進一步加強軍事整合（Jones & Leiwant, 2024）。美國認為與匈牙利未能在所有問題上達成共識並不妨礙雙方的長久友誼，國家之間的關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發展，以美國的立場和價值觀而言，仍然樂見當年爭取民主和加入西方聯盟的匈牙利與美國一起為塑造一個更大民主聯盟共同努力（Pressman, 2024）。

陸、結論

匈牙利是位於中歐內陸的最古老的國家之一，西元 1000 年建立了信奉基督教的匈牙利王國，甚至一度躍升為中世紀的歐洲強國。中世紀以後被列強統治近 400 年，直到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才宣布獨立；獨立後的匈牙利又依附共產主義及納粹德國，1989 年伴隨著東歐國家非共化趨勢始得脫離共產主義。民主化以後的匈牙利在地緣戰略上屬於內陸國家，又因境內幾乎無險可守，戰略防禦形勢十分脆弱，因此 1999 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寄望參與聯盟的安全防衛機制，以確保國家免於受到來自境外間接、潛在性的威脅。

轉型民主體制後的匈牙利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架構下進行國防現代化，並依據嚇阻和防衛的軍事戰略指導，遂行整體國家防衛任務。冷戰結束後，由於匈牙利係內陸國家且無立即而明顯的外來軍事威脅，因此 2004 年國防軍改制為志願兵役制度，僅維持地面部隊和空軍，但是在美國的協助和培訓下，建立一支規模達現役部隊 50% 的預備役部隊，符合匈牙利當前

安全環境所需。其次，國防軍的任務除了防衛本土外，重點以支援、參與聯盟軍事架構下的軍事行動為主。國防轉型方面，除以西方國家模式為主軸外，軍事採購亦逐步由前蘇聯型式換裝為西方國家武器裝備。

匈牙利融入西方體制後，雙方的互動關係也經歷親疏轉折的起伏過程。匈牙利一方面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歐洲聯盟成員國進行單邊和多邊軍事合作，另一方面在政治和經濟上卻不願與俄羅斯為敵，甚至聲明要同時維持與東、西方的互動關係。2024 年 2 月爆發的俄、烏戰爭因匈牙利不願意完全配合西方國家制裁俄羅斯，致使匈牙利被評論為歐洲的壞小孩。

儘管如此，匈牙利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間迄今仍然維持既定的軍事關係。就地緣戰略而論，匈牙利依然需要融入在上述組織架構中，以獲得防衛國家安全與利益的最大保障，更何況匈牙利的軍事轉型和武器裝備已朝著西方體制發展，不可能回復前蘇聯的舊體制。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言，匈牙利位於冷戰結束後該組織東擴版圖的核心位置，如果被邊緣化或退出組織，美國及其在歐洲所主導的聯盟體系勢必出現很大的罅隙，雙方未蒙其利卻深受其害！

參考文獻

- 外交部，2025。〈匈牙利〉1月4日
(<https://www.mofa.gov.tw/CountryInfo.aspx?CASN=1&n=164&sms=33&s=104&tabs=4ADF97FA97C9828B>) (2025/1/4)
- 林宜萱，2024。〈擋歐盟援烏同時加強自身防務的雙面人冠軍・匈牙利總理訪烏克蘭〉《太報》7月2日(<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kEM8jV0>) (2025/2/12)
- Cazalet, Mark. 2023. “Hungary’s Modernisation Plans.”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May 26 (<https://euro-sd.com/2023/05/articles/31349/hungarys-modernisation-plans/>) (2025/1/5)
-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2025a. “The World Factbook: Hungary-People and Society.” January 2 (<https://www.cia.gov/the-world-factbook/countries/hungary/factsheets/#people-and-society>) (2025/1/13)
- Constitute. 2016. “Hungary 2011 (rev. 2016).”
(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Hungary_2016) (2025/1/3)
- Daily News Hungary. 2023. “Hungary Will Introduce Obligatory Conscription Again? The President Answered.” March 25
(<https://dailynewshungary.com/hungary-will-introduce-obligatory-conscription-again-the-president-answered/>) (2025/1/25)
-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025. “Physical features of Hungary.”
(<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Hungary>) (2025/5/18)
- Gallai, Sándor, and Dániel Gyuriss. 2024. “Maverick or Front-runner? Army Modernization in Hungary in the Light of the Other Visegrad Countries.” *UNISCI Journal*, No. 66, pp. 129-155 (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gclefindmkaj/<https://www.unisci.es/wp-content/uploads/2024/10/UNISCIDP66-7GALLAI.pdf>) (2025/1/5)
- GlobalFirePower. 2025a. “2025 Hungary Military Strength-Manpower.”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y-military-strength-detail.php?country_id=hungary) (2025/1/13)
- GlobalFirePower. 2025b. “2025 Hungary Military Strength-Geography.”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y-military-strength-detail.php?country_id=hungary) (2025/1/13)
- GlobalFirePower. 2025c. “2025 Hungary Military Strength-Land Forces.”

-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y-military-strength-detail.php?country_id=hungary) (2025/1/27)
- GlobalFirePower. 2025d. “2025 Hungary Military Strength-Air Power.”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y-military-strength-detail.php?country_id=hungary) (2025/1/27)
- GlobalSecurity. 2012a. “Hungary - History.”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hu-history.htm>) (2025/1/3)
- GlobalSecurity. 2012b.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hu-mod.htm>) (2025/1/3)
- GlobalSecurity. 2016a. “Hungary - Introduction.”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hu-intro.htm>) (2025/1/3)
- GlobalSecurity. 2016b. “Hungary.”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hu.htm>) (2025/1/3)
- GlobalSecurity. 2018 a. “Hungarian Defence Forces.”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hu-hdf.htm>. Latest update) (2025/1/3)
- GlobalSecurity. 2018 b. “Hungarian Air Force (HuAF).” *GlobalSecurity*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hu-af.htm>) (2025/1/3)
- GlobalSecurity. 2019. “Hungarian Land Forces.”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hu-hdf-land.htm>) (2025/1/3)
- GlobalSecurity. 2021. “Hungarian Army Equipment.”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hu-hdf-equipment.htm>) (2025/1/3)
- GlobalSecurity. 2022. “Hungary Air Force Equipment.” (<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europe/hu-af-equipment.htm>) (2025/1/3)
- Government of Hungary. 2021.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of Hungary.” *Hungarian Gazette*, October 13 (<https://defence.hu/news/national-military-strategy-of-hungary.html>) (2025/1/3)
-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04.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https://www.files.ethz.ch/isn/157029/Hungary_English-2004.pdf) (2025/5/19)
-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18. “MH 24. Gergely Bornemissza

Reconnaissance Regiment.” *Wayback Machine*, March 9
(<https://honvedelem.hu/hirek/mh-24-bornemissza-gergely-felderito-ezred.html>)
(2025/1/27)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20a. “MH 1. Honvéd Artillery and Warship Regiment.” *Wayback Machine*, July 3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1020173732/https://honvedelem.hu/alakulat/mh-1-honved-tuzszeresz-es-hadihajos-ezred.html>) (2025/1/27)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20b. “MH 25. György Klapka Rifle Brigade.” *Wayback Machine*, July 3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304155420/https://honvedelem.hu/alakulat/mh-25-klapka-gyorgy-loveszdandar.html>) (2025/1/27)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20c. “MH 2nd Vitéz Bertalan Árpád Special Purpose Brigade.” *Wayback Machine*, July 3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1215002744/https://honvedelem.hu/alakulat/mh-2-vitez-bertalan-arpad-kulonleges-rendeltetesu-dandar.html>) (2025/1/27)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20d. “MH 37th Ferenc Rákóczi II Technical Regiment.” *Wayback Machine*, July 3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708194124/https://honvedelem.hu/alakulat/mh-37-ii-rakoczi-ferenc-muszaki-ezred.html>) (2025/1/27)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20e. “MH 43. József Nagysándor News and Leadership Support Regiment.” *Wayback Machine*, July 3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1020174047/https://honvedelem.hu/alakulat/mh-43-nagysandor-jozsef-hirado-es-vezetestamogato-ezred.html#footer>) (2025/1/27)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20f. “MH 5. Bocskai István Rifle Brigade.” *Wayback Machine*, July 3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429212841/https://honvedelem.hu/alakulat/mh-5-bocskai-istvan-loveszdandar.html>) (2025/1/27)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20g. “MH 93. Petőfi Sándor Chemical Protection Battalion.” *Wayback Machine*, July 3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1020171230/https://honvedelem.hu/alakulat/mh-93-petofi-sandor-vegyivedelmi-zaszloalj.html>) (2025/1/27)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Hungary. 2020h. “MH 59. Szentgyörgyi Dezső Air Base.” *Wayback Machine*, July 31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20214160839/https://honvedelem.hu/alakulat/mh-59-szentgyorgyi-dezso-repulobazis.html>) (2025/1/27)
- Hungarian Conservative. 2024. "Hungary As a Military Nation: Minister of Defence Discusses Modernization of Defence Forces at MCC Feszt 2024." *Hungarian Conservative*, August 2
(https://www.hungari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culture_society/hungary_military-modernization_territorial-defence-reservist_kristof-szalay-bobrovniczky_mcc-feszt-2024/) (2025/1/5)
- Hungarian Defence Forces. 2024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ngarian Armed Forces Is Indispensable." *Hungarian Defence Forces Online*, February 19
(<https://defence.hu/news/the-development-of-the-hungarian-armed-forces-is-indispensable.html>) (2025/1/5)
- Hungarian Defence Forces. 2024b. "Hungary Is a Reliable and Recognized NATO Ally." *Hungarian Defence Forces Online*, March 13
(<https://defence.hu/news/hungary-is-a-reliable-and-recognized-nato-ally.html>) (2025/1/5)
- Ivanyi, Istvan Szent. 2024. "Hungary's Mooted NATO 'Opt-Out': Empty Threat or Serious Proposal ?" *Reporting Democracy*, May 30
(<https://balkaninsight.com/2024/05/30/hungarys-mooted-nato-opt-out-empty-threat-or-serious-proposal/>) (2025/1/5)
- Jones, Grace, and Olivia Leiwant. 2024. "U.S. Engagement with Hungary: Reshaping NATO's Collective Alliance." *BelferCenter*, February 13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ublication/us-engagement-hungary-reshaping-natos-collective-alliance>) (2025/1/5)
- József, Padányi. 2018. "Modernisations within the Hungarian Defence Forces." *Contemporary Military Challenges*, September, pp. 49-6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5414658_MODERNISATIONS_WITHIN_THE_HUNGARIAN_DEFENCE_FORCES) (2025/1/5)
- Kitchen, Martin. 2014. *Europe Between the Wars*. London: Routledge.
- Kovács, Zoltán. 2022. "Hungary Is Entering a New Phase in Its Military Development." *About Hungary*, November 30
(<https://abouthungary.hu/blog/hungary-is-entering-a-new-phase-in-its-military-development>) (2025/1/5)

- Lau, Stuart. 2024. "Hungary Flirts with Putin and Snubs NATO Meeting." *POLITICO*, October 30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hungary-viktor-orban-flirts-vladimir-putin-snubs-nato-meeting/>) (2025/1/5)
- Lowpass Aviation. 2021. "MH 86. Szolnok Helikopter Bázis." (<https://lowpassaviation.com/szolnok-mh-86-helicopter-base/>) (2025/5/30)
- Militarnyi. 2023. "Hungary Builds up Its Military Capabilities." *Militarnyi*, May 26 (<https://mil.in.ua/en/news/hungary-builds-up-its-military-capabilities/>) (2025/1/5)
- Ministry of Defence. 2025. "Hungarian Defence Forces." *Hungarian Defence Forces Online*, January 25 (<https://defence.hu/#magyar-honvedseg>) (2025/1/25)
- Mollo, Andrew. 1981. *The Armed Forces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Crown.
- Nagy, Dávid. 2022. "Development of the Hungarian Defence Forces since 1989." *Danube Institute*, July 26 (<https://danubeinstitute.hu/en/research/development-of-the-hungarian-defence-forces-since-1989>) (2025/1/5)
- NATO Support and Procurement Agency. 2025. "PÁpa Airbase (MOB)." (<https://www.nspa.nato.int/about/namp/mob>) (2025/1/27)
- Ngendakumana, Pierre Emmanuel. 2024. "Hungary Looking to Redefine Its NATO Membership." *POLITICO*, May 24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hungary-nato-prime-minister-viktor-orban-country-russia-vladimir-putin-west-official/>) (2025/1/5)
- Pressman, David. 2024. "On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Hungary's Accession to NATO." *U.S. Embassy in Hungary*, March 14 (<https://hu.usembassy.gov/news-speech-by-ambassador-pressman-on-the-25th-anniversary-of-hungarys-accession-to-nato/>) (2025/1/5)
- Ready, J. Lee. 1995. *World War Two: Nation by Nation*. London: Arms & Armour.
- Rothenberg, G. 1976. *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 West Lafayette: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 Royer, Linda M. 2005. "Hungary's Long Journey to NATO and Beyond." *Bundesminister Landesverteidigung*, April, pp.127-153 (https://www.bmlv.gv.at/pdf_pool/publikationen/10_wg9_taf_100.pdf) (2025/1/4)
- Ruszin-Szendi, Romulusz. 2023.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ungarian Defence Forces."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May 26 (<https://euro-sd.com/2023/05/articles/31346/the-transformation-of-the-hungarian-defence-forces/>) (2025/1/5)
- Stepper, Péter. 2024.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National Sovereignty. Hungary's 25

Years in NATO.” *New Eastern Europe*, September 16

(<https://neweasterneurope.eu/2024/09/16/collective-security-and-national-sovereignty-hungarys-25-years-in-nato/>) (2025/1/5)

Varga, Tamás Csiki. 2023. “Reforming the Hungarian Defence Force.” *Social Horizons*, Vol. 3, No. 5, pp.121-34 (<https://scindeks-clanci.ceon.rs/data/pdf/2787-0693/2023/2787-06932305121C.pdf>) (2025/1/5)

Wikipedia. 2025. “History of Hunga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Hungary) (2025/5/18)

Hungarian Defense Developments and Military Relations with NATO

Tony Wu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Tainan, TAIWAN

Abstract

Hungary is an ancient landlocked country in Central Europe. After its founding in the Carpathian Basin in the 10th century, it has long been threatened and ruled by neighboring powers due to its geostrategic location and lack of natural barriers. Even after gaining independenc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t could not avoid this fate. However, in 1989, with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decline of communism, Hungary followed the pace of decommunization and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into a democratic country. After Hungary's democratization, the geostrategic environment changed dramatically, greatly reducing the direct threats from neighboring countries. When Hungary began to assess the possibility of indirect security threats in the future, it resolutely joined the NATO security mechanism in order to defend national security through military cooperation and practical a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Hungary benefited from the alliance security mechanism, but there were also times when the routes diverged. However, consider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it is obvious that both sides will gain from cooperation and suffer from separation.

Keywords: geo-strategy, landlocked country, NATO, military relations, defense developments